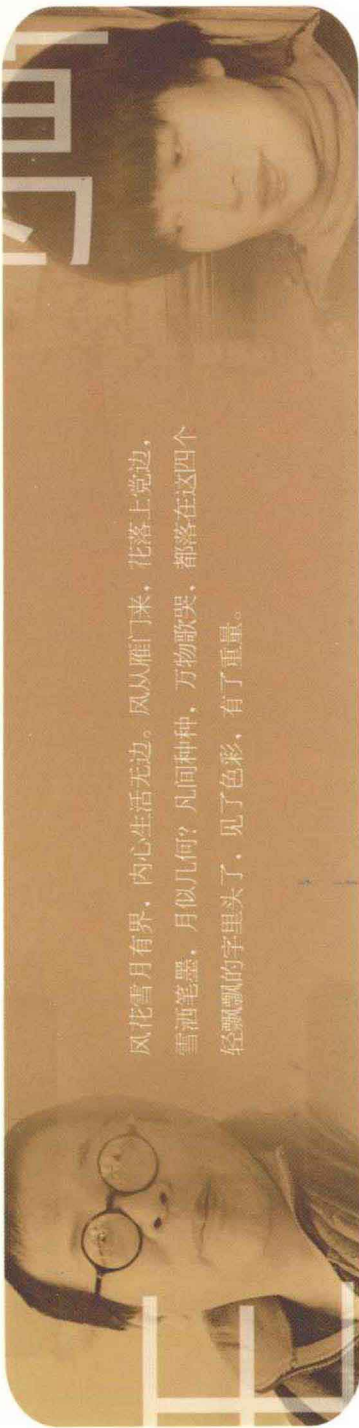


来一场 风花雪月

王祥夫
葛水平
著

风花雪月有界，内心生活无边。风从雁门来，花落上党边，
雪洒笔墨，月似几何？凡间种种，万物歌哭，都落在这四个
轻飘飘的字里头了，见了色彩，有了重量。



来一场 风花雪月

王祥夫
葛水平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来一场风花雪月 / 王祥夫, 葛水平著. -- 太原 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3.10

ISBN 978-7-5378-3966-2

I. ①来… II. ①王… ②葛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26312号

书 名: 来一场风花雪月

著 者: 王祥夫 葛水平

责任编辑: 陈 洋

书籍设计: 张永文

出版发行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

邮 编: 030012

电 话: 0351-5628694 (编辑部)
010-57427288 57427866 (北京中心发行部)
0351-5628688 (总编办)

传 真: 0351-5628680 010-84364428

网 址: <http://www.bywy.com>

E-mail: bywycbs@163.com

印刷装订: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字 数: 166千字

印 数: 1-3000册

印 张: 17

版 次: 2013年10月 第1版

印 次: 2013年10月山西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78-3966-2

定 价: 46.80元

2011 年秋末，王祥夫、葛水平自吕梁笔会返，经停太原，编辑部邀他们小聚。许是笔会途中他们聊得还未尽兴，餐叙时他们说起要继续“进行更深入的对话”。从一个杂志编辑的角度，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意味的事儿，便随口说了个题目，“那就叫‘来一场风花雪月’吧。”

我最根本的想法，是以对话的形式呈现作家日常生活的情态，以及精神世界的样貌。一年下来，还是从编辑的角度去看，一定可以攒成一本特别有趣的书。

“风花雪月”，大概有点轻飘飘的感觉，可能还会有人觉得“不合时宜”。会不会这样呢？这个问题其实有关慧心。是否会被这个词儿钳制住，大概就要看对话者的本事。而我知道，他们俩都是有如此混沌而又澎湃的气场的。

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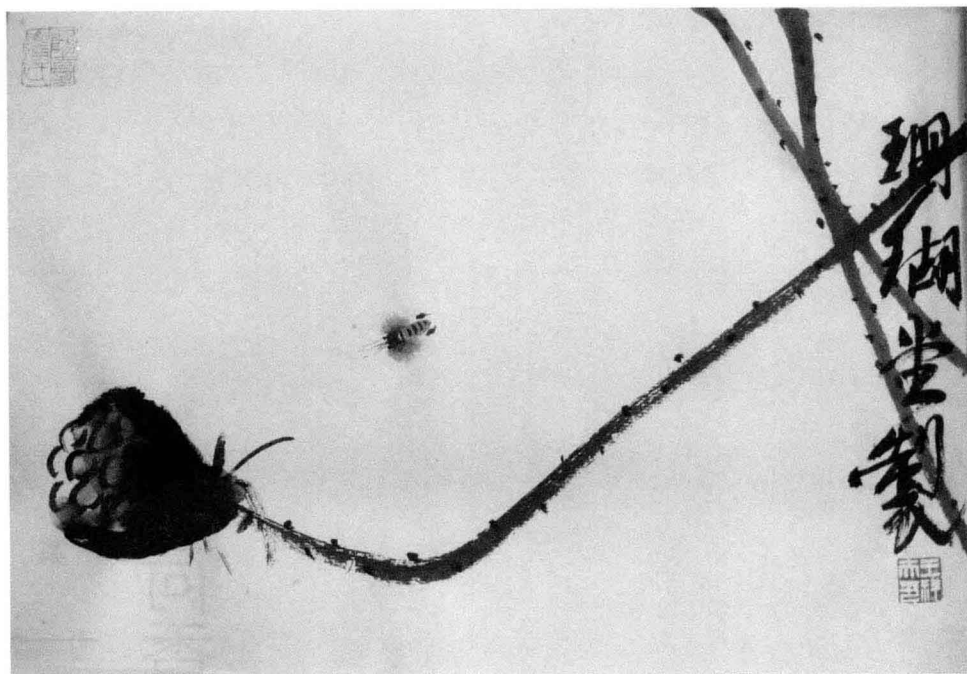
续小强

目录

第一回 · 荷香风尘色	001
第二回 · 衣绣风流	025
第三回 · 游走与坐饮	047
第四回 · 戏里戏外古今	069
第五回 · 食色好	099
第六回 · 歌子里深情	125
第七回 · 记忆怀恋的网	149
第八回 · 失去的风度	173
第九回 · 书屋碎念	203
第十回 · “张灯结彩”的时代	235
风月有界，内心无边	256

第一回

荷香风尘色



王祥夫 / 图

王祥夫（以下简称王）：有朋友请我喝“莲花白”，先不说酒之好坏，酒名先就让人高兴。在中国，莲花和荷花向来不分，莲花就是荷花，荷花就是莲花。但荷花谢了结莲蓬，没听过有人叫“荷蓬”的，从莲蓬里剥出来的叫“莲子”，也没听人叫“荷子”的。荷花是白天开放晚上再合拢，所以叫荷花——会合住的花。我想不少人和我一样，一心等着夏天的到来也就是为了看荷花，各种的花里，我以为只有荷花当得起“风姿绰约”这四个字，以这四个字来形容荷花也恰好，字里像是有那么点风在吹，荷花荷叶都在动。因为喜欢荷花，见了女人有在袖口领口上有荷花的，我竟连那女子也跟上喜欢起来，比如见你手腕上有绣花在那里，突然觉得无端端有了香气。

葛水平（以下简称葛）：荷花开在暖光暖香里，一杯老酒，不一定是你说的那“莲花白”，有些醉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有味。我想起在荷塘边喝的那场酒，披一身雨，人有些时候不一定是被书本感动，而更多的时候是被情景感动。两个人之间的酒，你说是故事吗？酒散之后左右奔了江湖。回忆，这是一个逼近日常的词。有些时候来了又走，留不下什么，但你知道那份欢喜，那份旁若无人的自在，而不是捏着鼻子非跟别人去说。有一个地方把向日葵叫了“望日莲”，

好像是山东？我似乎更喜欢荷花叫这个名字，乍一听我有产生情感的冲动。当然，你说的那个能当得起“风姿绰约”，是好！阮元有一首诗：“交流四水抱城斜，散作千溪遍万家。深处种菱浅种稻，不深不浅种荷花。”很写实，意境藏得深。有友人送我一幅荷花图，我想象他笔蘸花青复蘸藤黄，又在清水上一摘一掬画出的荷花叶子，那花苞要在胭脂里调进点白粉，如花似叶长相见，那种风姿绰约是可以推开俗世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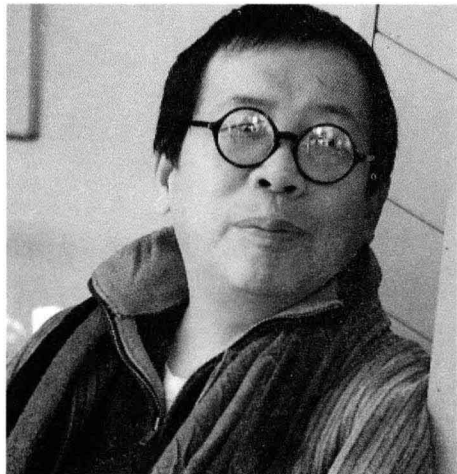
王：荷花不但让眼睛看着舒服，从莲蓬里现剥出来的莲子清鲜水嫩，是夏季不可多得的鲜物。如把荷花从头说到脚，下边还有藕，我以为喝茶不必就什么茶点，来碗桂花藕粉恰好。说到藕粉，西湖藕粉天下第一，有股子特殊的清香。白洋淀像是不出藕粉，起码，我没喝过。那年和几个朋友去白洋淀，整个湖都干涸了，连一片荷叶都没看到，让人心里怅惘良久。说到白洋淀，好像应该感谢孙犁先生，没他笔下那么好的荷花，没他笔下那么好的苇子，没他笔下那么好的雁翎队，没他笔下那么多那么好那么干净而善良的女人们，人们能对白洋淀那么向往吗？在中国文学史上，孙犁先生和白洋淀像是已经分不开了。1981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给孙犁先生出八卷本的文集，我拿到这套书的时候，当下就在心里说好，书的封套上印有于非闇的荷花，是亭亭的两朵，一红一白，风神爽



来一场风花雪月

荷香风尘色

王祥夫 / 葛水平



然。这套书印得真好，对得起孙犁先生。
于非闇先生的画也用得是地方。古诗：

“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，鱼戏莲叶间，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，鱼戏莲叶南，鱼戏莲叶北。”这首诗可真是热闹。是民间的情爱，民间的情爱原是极其博大的，倒不只是对了人，对万事万物都有恩爱在里边。

葛：两个字“恩爱”，好！在泥土通往粮食的道路上，还有多少人懂

得？夏日的黄昏，我把一段藕埋在我收藏的酒缸里，加了水，养了锦鲤，半个月后它发芽，渐渐长出，亭亭玉立。我突然发现，我这样的生活是醉生梦死的。人的欲望和要求没有那么热闹，太烂熟的生活都是俗常。想起一件事，你们男人喜欢一样东西居然那么长久。是金莲，有个莲字。千年庭院，青砖绿瓦，斗拱檐壁，阳光森森细细照进来，那双金莲慢慢移动着，瞩目在一棵石榴树下。如今，已经看不到了。据说，创意始于南唐后主李煜。与人类从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一样，有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深度变化。李后主皇帝做得不好，诗文词赋做得倒洒洒落落、哀哀怨怨。说是李后主有宫嫔纤丽善舞，着六尺高的鞋子，用帛缠足，向下屈做新月状，在莲花开放的时节翩翩旋舞，有凌云之美。后来女人的那样弓弯细纤、以小为贵的脚，成了择妻的最高标准，生死相依了千百年。



王祥夫 / 图

你可以不赞同。但是，别笑。其实男人赞美女子步步金莲的姿态是不怀好意的，也是传统文化的变态。导致后来世界在认同中国时不仅有诗、词、瓷器、丝绸，还有裹脚的女人、剃发的俗民，它们综合地打扮了一个民族。在线装书里，随便翻到哪一页，有能找到美女出处的地方就能看到“金莲”，或者说你读到了“金莲”也就读到了中国男人的味觉。绮罗文绣，绸缎织锦，八幅绣裙，锦裤莲钩，“三尺轻云入手轻，一弯新月凌波浅”都在“三寸俊中”，“兰麝细香闻喘息，绮罗纤缕见肌肤，此时还恨薄情无？”情致袅娜，音韵盘旋处，一个女人的自信，笼罩在这样的光环下，人心无底，美却是有度的。玩笑你一下，扯远了。



来一场风花雪月

荷香风尘色

王祥夫 / 葛水平

王：画家中，喜欢画荷花的人多矣，白石老人的荷花我以为在众画家中画得最好，是枝枝叶叶交错穿插乱而不乱，心中自有章法。张大千是大幅好，以气势取胜，而黄永玉先生的红荷则是另一路。吴湖帆先生的荷花好，但惜无大作，均是小品，如以雍容华美论，当推第一。吴作人先生画金鱼有时候也会补上一两笔花卉，所补花卉大多是睡莲而不是荷花，睡莲和荷花完全不是一回事，睡莲是既不会结莲蓬又不会长藕，和荷花没一点关系。有一种睡莲的名字叫“蓝色火焰”，花的颜色可真够蓝，蓝色的花不少，但没那么蓝的！不好形容，但也说不上有多好看，有些怪。我不太喜欢怪的东西，因为怪的东西都不会大气。有时候我宁肯去喜欢乡村热炕上的墙围子，喜气而且让人感到日子富裕，虽然那富裕只是虚幻，又让人伤心。

葛：我没见过蓝色睡莲，只见过蓝色妖姬。蓝色里我只喜欢一种：靛蓝。土织布染色的那种。还没婚娶的女子，穿一件靛蓝的秋衫，在小院开垦一片菜地。美好！靛蓝，我有一件那样的秋衫，袖口上有一圈老绣，是从一件旧袍子上拆下来的，平绣，婉约的魅，素净的时光就在我的袖口上搁浅。穿那样一件衣，泡一杯莲心茶，苦苦的，呈现出沧桑。瓦蓝的天空上升到我仰望的高度，那一口苦下咽到喉部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感觉有青苔的味道。我喜欢枯荷，着迷一样燃烧。“枯荷摧欲折，多少离声，锁断天涯诉幽闷。”枯，是不好画的，有一种极端的精神特质，你说不出那样衰败的叶子里到底藏着什么打湿心灵的东西。枯的莲蓬，意兴阑珊的冷，珍珠如土金如铁，天地的骨鲠危立耸峙，贵在神，形貌已不重要了。说到黄永玉笔下的红荷，它们没有给人那种非常清高、出世的

感觉，而是一种很绚丽、很灿烂的气质。他曾开玩笑说：“荷花从哪儿长的，从污泥里面长的。什么是污泥呢？就是土地掺了水的那个叫做污泥，是充满养料的那种土。”多好的话。早晨时冲一碗藕粉，一天里，在人群中寂寞，在日光下忧郁，有些富贵真是藏在俗世里的。

王：水平你这话说得真是好，过春节的时候，我极喜欢给人写的一副对联只有八个字，上联是：四季平安，下联是：家常富贵。富贵是要家常的才好，家常是什么，家常就在俗世间，就是世俗。有闲空，我要给你写，用洒金大红宣，八个字：四季平安，家常富贵。多好。再说莲或是荷花，夏天来了，除绿豆粥之外，荷叶粥像是也清火，而且还有一股子独特的清香。把一整张荷叶平铺在快要熬好的粥上，俟叶子慢慢慢慢变了色，这粥也就好了，熬荷叶粥不要盖锅盖，荷叶就是锅盖，喝荷叶粥最好要加一些糖，热着喝好，凉喝也好，冰镇一下会更好。荷叶要到池塘边上去买，过去时不时的还会有人挑上一担子刚摘的新鲜荷叶进城来卖，一毛钱一张，或两毛钱一张。现在没人做这种小之又小的生意了，卖荷叶的不见了，卖莲蓬的却还有，十元钱四个莲蓬，也不算便宜。剥着下酒，没多大意思，只是好玩儿，以鲜莲蓬下酒，算是这个夏天没有白过。有人买莲蓬是为了喝酒，有人买莲蓬是



来一场风花雪月

荷香风尘色

王祥夫 / 葛水平

为了看，把莲蓬慢慢放干了，干到颜色枯槁一如老沉香，插在瓶里比花耐看。夏天来了，除喝茶之外，还可以给自己做一点荷心茶喝。天快黑的时候准备一小袋儿绿茶，用纸袋儿，不可用塑料袋，一次半两或一两，用纸袋儿包好，把它放在开了一整天的荷花里，到了夜里荷花一合拢茶也就给包在了里边，第二天取出来沏一杯，是荷香扑鼻，喝这种茶，也只能在夏天，也只能在荷花盛开的时候。我看你喝酒就好看，有爽气在里边，如你慢慢地剥了莲蓬在那里一点一点喝，我以为是热烈的岁月静好。

葛：“陌上谁家年少？足风流。”我说幸福是小暧昧，有羞耻的欲，你说呢？依窗处，清茶一杯书半卷，是一种好。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呢？好！万事过去皆于酒无关。只可惜能对面喝酒的人少了。偶尔已成为一种怀

想。因此红颜知己总要挂在嘴上。我吃过用荷叶包裹着的鸡，味道极好，叫什么鸡来着？是把加工好的鸡用泥土和荷叶包裹好，用烘烤的方法制作出来的一道特色菜。盘子里的货色在灯光下色泽枣红明亮，芳香扑鼻，板酥肉嫩，真叫个好吃。想起来了，叫“叫花鸡”。它的制法方法与周代“八珍”之一的“炮豚”有点相似，“炮豚”就是用粘土把乳猪包裹起，加以烧烤，然后再进一步加工而成的菜。人真是要有情绪的节制，真正的“福”不奢华，反而朴素。没有至情至性的人是消受不起这股本分的。你看看荷，初生长时有藕带，再大些会开出花，花谢过就会长出好吃的莲蓬，莲蓬过后莲藕就长好了，就连那荷叶，都可以被用来煮粥，克勤克俭的样子，就像你一样，是雅俗共赏的俗物。哈！既是不染尘埃的佛家圣物，又是方便市井居民的俗物。我说的是荷花。我要是说你，



我就得节制地用字。

王：叫花鸡我不大喜欢，鸡肉的香被压住了，我喜欢要香就不妨大香特香，是有些肉欲的感觉在里边。你知道我是北方人，不大喜欢南方鱼虾那种微妙的小香小鲜，我要的东西是，那香一下子就会扑面而来。我想过日子是《水浒传》中的那种日子，大碗酒大块肉地拿来吃下去，有富足的感觉，有人性永摆不脱的肉欲在里边，真正是人过的日子。不大喜欢《浮生六记》的那种生活情调，在蚊帐里看蚊子，还说那蚊子像飞翔中的仙鹤。但我喜欢荷花，曾在露台上种了两缸，但太招蚊子，从此不再种矣。那年去山东蓬莱开会，随大家



来一场风花雪月

荷香风尘色

王祥夫 / 葛水平

去参观植物园，看到了那么一大片的缸荷，有几百缸吧，一缸一缸又一缸，人在荷花缸间行走，荷花比人都高。荷花或白或红或粉，间或还有黄荷，但也只是零星的几朵。我比较喜欢粉荷，喜欢它的婀娜好看，粉荷让人想到娇小妙龄的女子，白荷和红荷却让人没得这种想象。刘海粟和黄永玉二位老先生倒老喜欢画那种大红的荷花，或许是岁数使之然，衰败之年反喜欢浓烈。毛泽东晚年游泳偏要穿玫瑰红的泳裤，想想也不敢让人笑，人到老年都比较怪。刘海粟和黄永玉二位红还不行，还要勾金，是，更烈。水平，你像是比较喜欢大红大绿，大红大绿原是最民间的大美，只不过是一般的人压不住它。我画花鸟从不敢用这两种颜色，这让我在心里佩服唐代的人，看他们的三彩，是敢想又敢做。我有一品唐三彩的香炉，怎么说呢，从不敢用它来做香席，我镇压不住它，只

好躲开。我喜欢云烟之气，家里供养的灵璧石只能与兰竹相宜。我以为，你也是云烟之气的人。

葛：你还是不知。我不喜欢大红大绿。就算是穿绿也是旧绿长裙，就算是穿红也是暗红衣。我很珍惜色彩。想来，我还是喜欢白色，多余的背景都多余了。白如光，如雪上返照。尤其是月下，一塘的妖艳。要想俏一身孝。会眷恋。全都是安静的，风吹过去，水墨的意蕴在流泻。我买过一袭长袍，是一个小圈子里流行的牌子“布言布语”。几笔墨像水晕开似的，一尖荷，要在极瘦时穿。水蛇腰，风摆柳，都是妖魅的词，嗯嗯，很贴合。有一年夏天我穿着它去见一个人，回来时很晚了，打一辆出租到我家门口。我需要给你交代一下我的住地，左手右手都是练歌的地方，前方是火葬场，院子后面是戒毒所。我告诉司机往火葬

场方向走，他一脸惊异。下车时他说，去火葬场，身上又有荷花，也只有做鬼的人身上才有此物。他绝尘而去。我后来就不穿那件袍子了，做了睡衣。睡如小死。睡在人间望断天涯路之上，睡在虚谷的画意里。少年画荷的人大都喜欢极淡的艳，无欲的美，无情的动人。年老的人都喜欢用粗粝的技法画出那种奇怪的隽永和生机，迢递的安宁，咫尺里的旷远，那是欲说还休的伤身伤世呢。我想，我的晚年也要大红大绿，妖精一样，尽量去贴近中国的民间。

王：你描绘的这个画面真是有些鬼气，我要是出租车司机我也会害怕，但要让我在梦里见到美丽的女鬼我是愿意的，愿意和她一道喝杯茶或做些别的。我要想起《西厢记》里的那些句子了。虚谷的画我喜欢，他画绿色的桃子，用三绿，只在桃子努嘴的那地方使了胭脂用笔拉一道线，是性感的。一个出家人，男性，受具足戒，俗事中的许多事他都不可以去做，但你不能让他不去想，艺术有时候是一个人发泄自己情爱和欲望的地方。但我以为身与心既然出家的艺术家，最好去画山水，我近年来不大画花卉道理就在这里，减少一些精神深处本不该有的绮丽。一个男人，到四十岁后，应该渐渐是元人山水的风范，身上要有云烟之气。现在，连我要去的地方，我都要它有烟水气，太商业化我不喜欢，我以为最丑陋的建筑就是上海的那个



来一场风花雪月

荷香风尘色

王祥夫 / 葛水平